

段落

- (1) 童年時，在稻田之外仍是稻田，最初是在幼弱的時光裏，看當祖母肩挑着扁擔，一端箕放置下田的械具，一端畚箕即是睡躺着的我，即曾多次在日熾燒熱眼皮下眯着眼望向有一排樹的遠方。在懸盪的畚箕上看，搖晃的樹更遠了。祖母以銅金髮夾盤起白髮，白髮中偶爾卷有幾根番薯藤，但她也不會在乎，繼續在番薯堆中，以雙眼為我找最美味的番薯，而我就在離她不遠處偷偷挖起一串土豆，用力抖落外殼的泥沙，剝開來吃。那味道實有點生腥，很快地就令我失去興趣，於是又望着遠遠的那一排樹。祖母看在眼內，總是加緊在呼呼北風中擲下柴枝，誓要為我烤出香熾熾的番薯。可是，灶裏的光漸漸地失去火紅的色彩，祖母畢竟是個女子呢！
- (2) 睡着了嗎？在夢中，我沿着一條道路往前行走，兩旁仍是無止境的田野，而遠方那一排樹依舊立在遠方。突然地，曖昧光影變做迷幻身形撲來眼前，有如鬼魅的爪牙想攫捕我，我轉身逃跑，驚愕地叫喊出聲。隨即一片溫暖的掌心貼近我的背撫摸安慰，那是祖母的手，令我立即找到依靠，呼出一口氣。我在黑暗中仍不敢睜開眼睛，翻身緊緊靠在她的懷裏。「無驚，無驚，阿嬤在這！」祖母的手臂環抱着我，擋住那些因我的眺望招引而來的遠方未名的恐懼，但醒時仍猶有餘悸。
- (3) 有一次，我推開竹篾編製成的尾間門攢進黑暗中，靜悄悄來到祖母的背後，叫了一聲：阿嬤。「哎呀，無聲無息，欲給阿嬤驚死！」祖母的語氣沒有責怪，只是拉近我把我的領口扣緊遮風後，又趕緊要為我做飯。我自己回房裏睡覺，孤單地躺回眠牀，不斷翻來覆去，隱隱約約傳來的雞啼聲，令時間在不知不覺間過去，我又沉入夢鄉。夢裏我還繼續走，走向無止境的漆黑遠方。為甚麼走那麼久，那排樹還是那麼遙遠，彷彿我向前走一步，樹便跟着往後退一步，我不禁懷疑自己根本無法走到那裏。我只好放聲大叫祖母，可是這次祖母沒有出現，有的只是背脊流下的串串冷汗和顫抖的雙腿。
- (4) 我只好急急穿過一明一暗的通廊，每跨過一個門檻，就覺得身體愈來愈沉重，而眼前的一切景觀也愈縮愈小。「阿嬤！阿嬤！」我喊着，祖母卻沒有回應，我趕緊跳下牀看向灶間，屋的通廊被透進來的日光穿鑿成一明一暗，只剩下塵土在空氣中舞動，灶間那裏好像也沒人。突然，半夢半醒間，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長大，因為張開眼時，整個屋裏沒有任何人在，而我卻不再害怕。一瞬間，童年已經離開我，我醒時更摸着剛剛冒出的細嫩的鬍鬚。
- (5) 沒好幾年，我已不需祖母相伴，自行來回於田間和學校。有次回田間時，屋外牆上不見掛着的斗笠，祖母顯然已經出門，應該是下田裏去了。我不死心地大聲喊着：「我回來了！」可是得不到回應。我把書包丟在簷下，蹬着腳踏車往田裏去尋。遠遠的，綠色田野中一個身影，我一看見就認出那是她。我把腳踏車停妥，走上田埂，祖母也看見我，把彎着的腰挺直，嘴角浮現欣喜，似乎說正等着我回來。祖母走去溝渠

洗腳，我脫下鞋跟着跳入沁涼透明的水中，水深僅及膝，我跟她同樣身長了。「慈孫，祖母這樣叫着，她說：『回家去吧。』」夜色溫暖地浸染入屋，此時我在餐桌讀書準備高中聯考，灶裏煨着的火光紅通通，祖母的身形來回穿梭，正忙着煮食，迎接我每周末的回家，這就是她的人生目標。「慈孫，多吃一碗吧。」祖母說着說着，而我已經高過她一個頭，她的面容和身影一一烙在腦海，離開時又不斷回頭回看她。

(6) 爾後，幾年過去，記憶中卻只是瞬間，我已在北部城市唸高中。而那樣的夜晚，與祖母共度的夜晚，總是牽引着我，不管離開多遠，我知道她還在等着遠方的我回家，只是我不能常常陪伴在旁，一見面甚有點陌路人之感，但是在睡夢中，仍有相見的時刻。

(7) 直到不知是第幾次的回家，祖母怎麼愈縮愈小，我斜着身子，看着灶裏的光漸漸地失去火紅的色彩。記憶偶爾會斷線，映襯我離家更遠，祖母亦去了更遠更遠的遠方，長埋在黃土之下，只落得在夢中僅有的相遇機會。這晚，我在夢中越過阡陌，稻田之外仍是更廣闊的稻田，只在田間小屋的窗外，竟看到城市黎明的天空灰沉沉。我赤腳前行，還未抵達遠方的那排樹，天色就黑了。夜很快降臨，風冷冷地吹，我忍住恐懼忍住淚往回跑，痠痛的腳已經沒有感覺，破皮的膝蓋也不痛了，我死命跑，一心一意只想回到家。

(8) 為甚麼離開時並沒有那麼多的岔路，回來時卻一再地被路給捉弄？難道我真的迷失路徑，永遠找不到路回去？我奔跑着，在放盡力氣的前一刻，看見遙遙探照的燈光在黑幕中亮閃，我大聲喊着：「阿嬤，我回來了！阿嬤，我回來了！」我繼續往前奔跑，「不要醒來，不要醒！」我朝那光奔去，那是祖母拿着手電筒在路上尋我，我撲在祖母的懷中，忍不住放聲大哭，祖母摩娑着我的背，喃喃着：「慈孫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。」我擦着眼角的淚，淚卻不停流着。

(9) 「做夢啦？」身旁的妻不知何時醒來，溫暖的手撫摸着我的背。我點點頭，說祖母終於來看我們了。我跟妻說，自從祖母過去後，二十多年來，我搬過好幾次家，但不管搬到哪個地方，她總會來看我一次。像是在夢中，卻是那樣真實，她總是微笑地看着我，叫我「慈孫」。「那很好呀，祖母一直保佑着你。」妻說。「是啊，就是怕她找不到我們的新家，不然怎麼會一直哭呢。」其實我的家是「不分地域的家」，因妻總在旁，也能入夢想親人，灶內沒有柴火也有暖意，人沒有空盪盪的感覺。此時，我微笑地擦乾眼淚，因想到我渴求夢見祖母，是因我沒有忘記她的人生目標，這就是我能回饋她的方法。我望着窗外的山巒，山巒之後有雲，雲之後有天空，天空之後有夢，夢的遠方，太陽漸漸升起，溫暖熙和，像記憶中祖母慈祥的容顏。

蔡逸君《夢的遠方》(節錄)
(為便於設題，文章經過刪改。)

第二篇

段落

- (1)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，其始度土者，環山為城。有石焉，翳於奧草；有泉焉，伏於土塗。蛇虺①之所蟠，狸鼠之所遊。茂樹惡木，嘉葩毒卉，亂雜而爭植，號為穢墟②。
- (2) 韋公之來既逾月，理甚無事，望其地，且異之。始命芟其蕪，行其塗，積之丘如，澗之澗如③。既焚既醜，奇勢迭出，清濁辨質，美惡異位。視其植，則清秀敷舒；視其蓄，則溶漾紆餘。怪石森然，周於四隅。或列或跪，或立或仆，竅穴透邃，堆阜突怒。乃作棟宇，以為觀遊。凡其物類，無不合形輔勢，效伎於堂廡之下。外之連山高原，林麓之崖，間廁隱顯。邈延野綠，遠混天碧，咸會於譙門之內。
- (3) 已乃延客入觀，繼以宴娛。或贊且賀，曰：「見公之作，知公之志。公之因土而得勝，豈不欲因俗以成化？公之釋惡而取美，豈不欲除殘而佑仁？公之澗濁而流清，豈不欲廢貪而立廉？公之居高以望遠，豈不欲家撫而戶曉？夫然，則是堂也，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？山原林麓之觀歟？將使繼公之理者，視其細，知其大也。」
- (4) 宗元請志諸石，措諸壁，編以為二千石④措法。

柳宗元《永州韋使君新堂記》(節錄)

【注釋】

① 蛇虺：一種毒蛇，粵音委。

② 穢墟：污穢的荒地

③ 澗之澗如：澗，清除、疏通。澗如，水清澈的樣子，粵音娟。

④ 二千石：漢代州郡一級的地方長官俸祿為二千石，後來習慣用來代稱這類地方長官，這裏指州刺史。